

仙遊·貴遊·夢遊

——李白供奉翰林的謫仙 身影及其遇合困境

許東海

提 要

本文透過李白入京供奉翰林前後的相關觀照，大體可以略窺李白追夢長安的謫仙身影背後，存在著漢代賦家馬、揚及東方朔等人的深刻文化召喚；至於藉由李白入京之前泰山仙遊書寫的帝王封禪及其遇合隱喻，與供奉翰林之際《清平調三首》的始於瑤臺王母及巫山神女的相關遇合隱喻，與去朝離京之後夢遊天姥書寫的長安驚夢，適可映現李白由追夢長安歷程仙遊、貴遊與夢遊前後鋪陳的謫仙三部曲。

關鍵詞：李白 謫仙 翰林院 漢賦 長安 詩歌

一、緒論：謫仙藍圖與山嶽文書

詩仙李白平生志業藍圖大體可見於出蜀後安陸十年期間所撰《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自述：

安能餐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鸞鶴，駕君虯龍，一朝飛騰，為方丈、蓬萊

之人耳，此方未可也。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¹

其中勾勒李白以修道入世迄至功成身退的初始謫仙身影，並且山嶽書寫成為李白一生謫仙情志的重要隱喻，由巴蜀峨嵋山迄至安陸壽山的李白誠然已由此定調由仙山出發，前進帝京，輔弼君王以臻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然後功成身退，悠遊滄溟的基本人生藍圖。不過李白漫遊天下追夢長安之旅顯然一波三折，直到天寶元年秋天，或亦以摯友元丹丘上薦於玉真公主，終得獲奉詔入京，供奉翰林。² 此一時期的李白從其文學創作觀之，基本上呈顯為先秦兩漢以來文學侍從身分的貴遊型態，其間以《清平調》為代表的奉詔應制詩歌，亦涉及藉由仙境名山相關書寫，稱頌玄宗、貴妃的江山美人，對於懷抱出山入京追夢長安的謫仙李白而言，如是名花傾國的表層貴遊書寫之中，或許可以解讀為李白的另類謫仙遇合隱喻，值得重新加以審視；此外，以謫仙貴遊之姿，供奉翰林，卻屢屢撰寫文學侍從之作的李白，又如何藉由山境映現其平生追夢帝王之師或“三十六帝外臣”的謫仙志業，³ 而作為貴遊文學典範的漢代賦家司馬相如等人的歷史身影及其士人遺憾，又如何巧合地複製在以謫仙人之姿供奉翰林的李白身上，從而展現漢賦與唐詩間，文學與文化意涵的歷史對話可能，此亦為本文嘗試探索的另一種重要謫仙底蘊。

李白在中國詩歌史上向以“詩仙”名號著稱，其中關鍵又與其入京長安，見賞於賀知章的“謫仙人”本事攸關。然而李白一生的詩仙風采誠然並非肇始於賀老的謫仙之歎，而應視為李白本身謫仙意識的水到渠成與正名儀典，所謂謫仙意識，本應源自他終其一生身受濡染熏陶的仙道文化風采，李白身上所體現的謫仙身影，並非以瀟灑出塵的山中隱士自許，而是深具優遊於入世與出世之間的謫仙姿態，值得關注者仍在仙道文化的主要空間象徵：《莊子·逍遙遊》中

1 唐·李白撰；安旗編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頁1851。

2 參見安旗：《論李白》，同上，頁3—4。

3 有關李白以仙道世界中“三十六帝之外臣”追尋帝王師的情志隱喻，可參見周勛初：《李白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98。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的神仙相關敘寫，文如《楚辭·遠遊》的“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淮南子·地形》的“崑崙之丘”“閩風之山”；以及劉向《列仙傳》、王充《論衡》等等先秦兩漢著述俱可見豐富繽紛的仙山載叙，至於許慎《說文解字》及劉熙《釋名》更由山嶽與仙道的重要連續闡釋。例如《釋名·釋長幼》謂：“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中也。”而《說文解字》則以“人在山上，從人從山”，“僊，長生僊去，從人從畧”。段玉裁注文則謂：“僊，升高也。”無論升山迄至升天，其中山嶽的神聖象徵及其天梯意涵誠然信而有徵，由是觀之，山嶽從先秦兩漢以來固然頗不乏仙道意蘊，而魏晉以下如葛洪《抱朴子》等相關的著作中，更不乏添上洞天福地的新變仙道色彩，因此由原始山嶽神仙信仰迄至洞天福地之說，都一一體現出山嶽崇拜與神仙信仰由內到外的重要文化聯繫。⁴ 唐代開元後王室推崇道教，加上巴蜀與道教的歷史文化淵源，李白自少就入道學仙，所謂詩仙、謫仙或酒仙的名號，基本上皆不離仙道基調。而他早在長安遇見賀知章之前告別峨嵋山月出峽的二十四歲那年，既已受到茅山上清派著名道士司馬承禎的賞識，並以“仙風道骨”稱美李白的謫仙身影，所謂“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⁵ 從而撰寫《大鵬賦》的初稿《大鵬遇稀有鳥賦》。李白終其一生誠然以大鵬高飛為其精神圖騰，並且是以《莊子·逍遙遊》作為其辭賦張本，唯其未必拘於《莊子》郭象注的小大齊一的哲學觀點，⁶ 卻更富於超越變創旨趣，其中藉由“輝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出發追夢的大鵬仙姿，迄至李白晚年最後應劫歸來，重返蓬萊山丘的謫仙身影，《大鵬賦》與《悲清秋賦》的仙境指涉，也為其困境隱喻提供另一條審視的辭賦線索。

入京長安供奉翰林的詩仙李白，因緣際會藉文學侍從身分創作《清平調》及攸關宮中行樂的詩歌書寫，一方面既儼若遨遊玉京的逍遙神仙，同時卻也隱約映現心靈深處的另一種謫仙焦慮。其間李白仿佛重返漢代賦家貴遊宮廷的文學侍從歷史情境，並無可避地面對身分認同焦慮與君臣遇合困境，而其中除

4 參見何乎立：《崇山理念與中國文化》（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頁117—121。

5 參見唐·李白：《大鵬賦序》，《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1842。

6 參見周勛初：《李白評傳》，頁178—180。

司馬相如與揚雄外，誠為李白心中典範之一的漢代謫仙人賦家東方朔，應是觀照李白供奉翰林謫仙身影的另一參照依據。此外李白於天寶元年入京之後，不僅供奉翰林時期的不少詩歌或隱或顯地藉由不同的文學隱喻，抒寫其謫仙貴遊生活之下的遇合困境及其精神焦慮，迨至他離京漫遊各地的詩歌作品中，仍然此起彼落地書寫往日供奉翰林的謫仙身影，其中頗不乏以山境與困境互為表裏的書寫隱喻，值得重新加以考察與審視。

本文主要基於上述觀照，主要具體藉由李白供奉翰林時期的文學侍從活動，及其相關文本與漢代賦家的貴遊創作困境重新對讀，詮釋其中攸關謫仙意識及其遇合困境的書寫隱喻及其文化意涵；此外，天寶三載去朝還山的李白，又如何以山境為主的相關書寫喻隱中，追憶其供奉翰林時期的遇合困境及其謫仙身影，從而在撫今追昔的書寫天地裏重新建構其終始一生的謫仙身影，從而體現其中由仙遊出發，歷經貴遊迄至夢遊領悟，並終究重返仙遊的謫仙三部曲，作為其謫仙自許，並以大鵬仙姿追夢長安之旅的重要隱喻意涵。

二、仙境與帝京：李白《遊泰山六首》的山嶽仙境與謫仙夢景

李白於天寶元年終得因緣際會，聲名大振，揚眉入京，⁷ 正如其詩所述：“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⁸ 而此年秋入京前自春迄秋李白曾遊泰山，並撰有《遊泰山六首》，其中呈顯李白遊觀東嶽泰山之際，每有仙遊蓬瀛玉京想象，例如《遊泰山六首·其一》：

四月上泰山，石屏御道開。……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銀臺。天門一長嘯，

7 李白天寶元年奉詔入京，其間好友元丹丘及玉真公主或不無援引之力，又據李陽冰序，玄宗召見之際，謂李白“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蓄積道義，何以及此”。又李白至德二載《為宋中丞自薦表》自述：“天寶初，五府交辟，不求聞達，亦由子真谷口，名動京師。上皇聞而悅之，召入禁掖。”則李白當時聲名日益弘揚，應為重要關鍵之一。此事參見《李白簡譜》，載《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 2349。

8 參見唐·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同上，頁 428。

萬里清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⁹

其四：

平明登日觀，舉手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偶然值青童，綠髮雙雲鬟。笑我晚學仙，蹉跎凋朱顏。躊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¹⁰

上引李白天寶元年入京前的泰山遊觀，從文字表層而言誠然書寫其企慕仙道的棄世之想，然則東嶽泰山固然興發謫仙人李白的仙道想象，甚至面對仙界青童玉女尚有“浩蕩難追攀”及“自愧非仙才”之感歎，然則李白的仙境玉京想象及其天門、雲關敘寫，自屈原《離騷》天界周遊遠征以下，早已建構出中國文學中“香草美人”的隱喻傳統，更揭示以仙境玉京隱喻人間帝京的書寫符碼。李白作品與屈《騷》文學的深層聯繫固已無待贅言，而審視李白《遊泰山六首》中的天門雲關敘寫，顯然與屈《騷》深契，其中誠應不乏李白夙以謫仙自許，欲以帝王之佐遇合於當代明主玄宗，更何況李白《遊泰山六首·其一》的文字開首，即高揭其登高泰山之際“石屏御道開”的玄宗封禪想象，據《舊唐書》載唐玄宗封禪泰山事：

開元十三年十月辛酉，東封泰山，發自東都。……乙丑，日南至，備法駕登山，仗衛羅列嶽下百餘里，詔行從白于谷，上與宰臣、禮官昇山。……然後燔柴，燎發，群臣呼萬歲。傳呼自山頂至嶽下，震動山谷。¹¹

封禪泰山自古以來乃是歷代帝王向天地告功宣威的象徵性神聖儀典，漢、

9 唐·李白：《遊泰山六首》，同上，頁412。

10 同上，頁415。

11 參見後晉·劉昫：《舊唐書·玄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另唐玄宗封禪泰山，以《紀泰山銘》為志事，參見《舊唐書·禮儀志》，頁898—904。

唐盛世承傳不渝,即使唐代帝王如高宗、玄宗別有既封泰山之後,又欲另封其餘四嶽之想,但東嶽泰山爲五嶽之尊的地位始終屹立不搖。即使唐玄宗開元盛世君臣因西嶽爲玄宗本命象徵的特殊因緣,於開元十三年封禪泰山之後,亟欲封禪西嶽華山,後因故取消別封西嶽之事,¹²然則對當時李白而言,玄宗始於開元迄至天寶的封禪五嶽之事,誠然乃爲玄宗開元盛世的當代重要象徵。因此對於此一期間登遊泰山,又於詩作《遊泰山六首》開宗明義高揭“石屏御道開”的李白而言,其中應不乏其以謫仙外臣之姿,冀望有朝一日朝聖帝京與君臣遇合之想望。況且,李白就在此年秋季終得撥雲見日奉詔入京,供奉翰林,而他臨別東魯揚眉得意之際,詩歌自稱“我輩豈是蓬蒿人”,固然是李白夢想成真的心情寫照,同時也可視爲映現李白一生及其輔弼君王謫仙外臣之想的隱喻書寫。由此觀之,早已於十年安陸期間,如《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近似謫仙雛鳳之姿抗禮孟少府“盛談三山五嶽之美,謂仆小山無名無德而稱焉”之言說,從而闡揚其有朝一日“假令登封禪祀,曷足以大道譏耶”的李白,其中山嶽封禪之喻,顯然早已寓託君臣遇合的重要旨諦,¹³正所謂:“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爲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¹⁴由此觀之,李白於天寶入京前夕所撰《遊泰山六首》從創作表層而言,是其謫仙身影及其詩仙風情,然而細繹他以遊觀東嶽泰山爲題的山嶽書寫,其中應別寓攀龍帝京的旨諦,其中顯然不乏仙界的玉京、天門或蓬瀛的遇合想望,例如:

攀崖上日觀,伏檻窺東溟。海色動遠山,天鷄已先鳴。銀臺出倒景,白浪翻長鯨。安得不死藥,高飛向蓬瀛?¹⁵

緬彼鶴上仙,去無雲中跡。長松入霄漢,遠望不盈尺。山花異人間,五月

12 參見許東海:《山嶽·經典·世變:唐華山賦之山嶽書寫變創及其帝國文化觀照》,《漢學研究》,卷28,第2期,2010年6月,頁267。

13 參見許東海:《山神·先賢·謫仙——李白文的壽山:東山隱喻及其自我寫真》,載《古典山嶽文學論集:辭賦書寫與文類跨界》(臺北:文津出版社,2014年),頁43—52。

14 唐·李白:《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1856。

15 唐·李白:《遊泰山六首·其四》,《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416。

雪中白。終當遇安期，於此煉玉液。¹⁶

朝飲王母池，暝投天門關。獨抱綠綺琴，夜行青山間。……想象鸞鳳舞，飄飄龍虎衣。捫天摘匏瓜，恍惚不憶歸。¹⁷

李白《遊泰山六首》中此起彼落又不絕如縷的仙境遇合及想望書寫，固然源自李白藉由仙遊泰山隱喻遇合困境及其焦慮，然而同時映現出其以謫仙自許，實現“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平生志業。因此李白天寶元年奉詔入京前夕的《遊泰山六首》，並亟思遇合盛世明君誠然承傳唐代以前遊仙文學中“憂與遊”的精神底蘊，¹⁸其中既為當時李白謫仙志業未酬的士不遇隱喻，亦是李白渴望君臣遇合的文學隱喻及其困境象徵。

三、行樂與遇合：李白供奉翰林的貴遊風景及其謫仙困境

李白奉詔入京，供奉翰林，應是其以大鵬雄姿振翅高飛，準備實現其輔弼君王“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謫仙志業契機。這一期間李白誠如范傳正所述，曾經不乏遇合之路：

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¹⁹

16 唐·李白：《遊泰山六首·其五》，《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417。

17 唐·李白：《遊泰山六首·其六》，同上，頁418。

18 參見李豐楙：《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96年），頁9。

19 參見唐·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附錄》，頁2012。

由是觀之，李白懷抱的謫仙夢景及其志業，因終得入京並供奉翰林，庶幾可以水到渠成，如大鵬振翅，長風萬里。其間李白或許亦曾參與“問以國政，潛草詔告”等攸關君國治道，但始終未曾獲授中書舍人等等一類正式重要職位，²⁰而所謂翰林供奉待詔侍從玄宗，亦非歸屬正式編制的翰林學士之職。²¹這一情形對於夙以謫仙入世，亟欲輔弼君主的李白而言，誠然難以釋懷，引為深憾，據唐人魏顥《李翰林集序》謂：

上皇豫遊召白，白時為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以張垪讒逐，遊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祿位。²²

李白供奉翰林迄至天寶三載玄宗賜金還山，主要身分仍是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詔，並非所謂翰林學士之職，而且由唐代史料文獻來看，當時即使翰林學士一職，仍同時另有正式編制的官職及品第。然而李白天寶元年入京迄至離朝去京始終未曾有其他正式職銜，如此看來，有關李白供奉翰林期間的“問以國政，潛草詔告”等事跡，似乎仍然有待商榷。²³然則供奉翰林應是李白此段謫仙追夢長安短暫生涯的唯一代表身分，並且從李白現今傳世的作品中更是以文學侍從身分，隨君王出入宮中貴遊行樂的相關創作為主要重心，其中《宮中行樂詞八首》與《清平調三首》等樂府詩歌可為代表。據孟榮《本事詩》記載：

玄宗開元，詔入翰林。……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為娛，倘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

20 參見周勛初：《李白評傳》，頁 107—109。

21 參見傅璇琮：《李白任翰林學士辨》，載傅璇琮：《唐宋文史論叢》（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年），頁 16。

22 參見唐·魏顥：《李翰林集序》，《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附錄》，頁 2114。

23 參見傅璇琮：《李白任翰林學士辨》，頁 24—25。

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遒利，鳳跖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²⁴

李白供奉翰林期間即是以此類貴遊行樂之作爲主。《宮中行樂詞》現今傳世尚存八首，從其內容及修辭觀之，往往映現六朝宮體詩賦的文學風情，例如：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²⁵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珠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²⁶

至於李白供奉翰林詩作中最爲知名的《清平調三首》，就其創作本事及其主題而言，其實仍不外乎是李白侍從帝王貴遊的宮中行樂之作，只是較諸《宮中行樂詞》更聚焦於唐玄宗與楊貴妃在宮中興慶池東沉香亭的天香國色書寫。至於有關李白《清平調三首》的詩歌本事，宋代樂史《李翰林別集序》記載頗詳，²⁷早爲學界所熟悉，茲不贅叙。此外，李白於供奉翰林期間，尚有不少詩歌，也頗不乏直接以“奉詔”、“侍從”等相關字詞命題，例如《侍從遊宿溫泉宮作》、《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轉歌》，此外如《春日行》，當亦爲李白於天寶二年春日因玄宗泛舟行樂的蓮池奉詔所作，按唐范傳正載其事謂：“（玄宗）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²⁸此時李白供奉翰林期間，未必“將處司言之任”，反之“多從侍從之盛”則無疑是詩歌注腳：

24 參見唐·孟榮：《本事詩·高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3，頁17—18。

25 唐·李白：《宮中行樂詞·其一》，《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442。

26 唐·李白：《宮中行樂詞·其二》，同上，頁442。

27 參見宋·樂史：《李翰林別集·序》，《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附錄》，頁2116。

28 參見唐·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同上，頁2104。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窗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
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船蹙沓波浪
驚。三千雙蛾獻歌笑，撾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無爲，人自
寧，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翩下雲輶。帝不去，留鎬京。安能爲軒轅，
獨往入宵冥？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²⁹

詩中自述“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即爲他長安宮中行樂貴遊侍從的創作身影告白。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李白這些供奉翰林期間的侍從詩歌，往往流露漢代代表賦家如司馬相如、揚雄、東方朔等人的歷史追憶及其自我隱喻，其中關鍵在這些漢代賦家的貴遊侍從與君臣遇合的重要傳統士人文化意涵，亦即李白供奉翰林連結一事，誠然值得重新審視，其中誠可映現李白謫仙志業之一重要面向，及其可能瀕臨的遇合困境及其歷史殷鑑。

李白供奉翰林期間的漢賦追憶及其自我寫真，可以其隨駕貴遊撰寫《侍從遊宿溫泉宮作》後的《溫泉侍從歸逢故人》爲代表：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激賞搖天筆，承恩
賜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³⁰

詩中李白顯然以東漢揚雄隨從帝王羽獵獻賦《長楊》、《羽獵》篇章自喻當時君臣遇合之得意。於是一如漢代賦家之揚眉吐氣，從而成爲李白筆下供奉翰林實現謫仙長安美夢的重要歷史隱喻，因此另一牽涉自溫泉侍從書寫的贈友詩歌中，不難洞鑒李白供奉翰林的謫仙圖景及其情志脈動：

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迴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
幸陪鸞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

29 唐·李白：《春日行》，同上，頁462。

30 唐·李白：《溫泉侍從歸逢故人》，同上，頁434。

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唯有君。³¹

李白頗引漢代賦家揚雄獻賦獲寵的事自得，又可見於日後追憶長安的詩作之中，例如《秋夜獨坐懷故山》謂“夸胡新賦作，諫獵短書成”，並稱譽司馬相如與揚雄兩人侍從獻賦的蜀地漢先賢。此外如《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亦引揚雄事為喻，詩中所謂“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裏，皆道揚雄才可觀”。然而似乎司馬相如應更是李白心中更形重要的先賢典範，其中或因兩人才學與性情於縱橫之學方面較顯契合，而司馬相如晚年的從西南迄至封禪文的歷史記憶，對於李白長安追夢的謫仙志業更為深具士人文化的歷史召喚意義攸關。³² 故李白於天寶元年入京或日後書寫供奉長安的詩歌中，往往浮現漢賦先賢司馬相如的文化身影。例如長安入京之初所寫《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其一》即以“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天寶三載離開長安後所寫《贈崔侍御》仍然以司馬相如自喻：“何當赤車使，再往召相如。”³³ 由上述李白詩歌不論入京供奉翰林之前後作品中，司馬相如、揚雄等漢賦代表作家顯然對於李白的謫仙身影的內在文化建構，或其長安追夢的自我情志寫真，皆饒具不可忽略的重要意義。

至於李白天寶初年入京供奉翰林時期，是否實有獻賦之舉，抑或只是其謫仙志業的漢賦隱喻，仍有待進一步細加商榷，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李白供奉翰林的謫仙身影，顯然其中深刻映現漢代賦家的文化典範記憶。李白現存近似漢賦的相關作品中亦明白展現其亟欲超越前賢司馬相如、揚雄才學之雄心壯圖，且以輔弼帝王一定寰區，昇平四海的謫仙志業。例如《大獵賦序》即以帝王士臣的身分自居，謂：

白以為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歷代以為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略，

31 參見唐·李白：《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同上注，頁432。

32 參見周勛初：《李白評傳》，頁259—264。

33 同上，頁262。

竊或褊其用心。……當時以為窮壯極麗，迨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但王者以四海為家，萬姓為子，……而臣以為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之小，竊為微臣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亦將曜威講武，掃天蕩野。豈淫荒侈靡，非三驅之意邪！臣白作頌，折中厥美。³⁴

此篇賦序李白完全以盛世帝王的輔弼文臣口吻，一方面批評漢代賦家前賢司馬相如、揚雄《子虛》、《上林》、《長楊》、《羽獵》等賦的格局氣象與治道境界值得商榷，但又同時分別以高揭君王封禪泰山的司馬相如《封禪文》的歷史記憶，作為帝國治道圖景，並且尙曲終奏雅地以君王功成身退、訪道廣成，作為其異於前賢馬、揚之作，卻深契其謫仙取向的帝國藍圖，將帝王治道的儒道合流導向深具李唐尊崇道教及其帝王外臣的謫仙色彩：

使天人晏安，草木繁殖。……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者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邃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太山，篆德於社首，豈與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迴蜺旌，返鑿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隗之幽居。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³⁵

李白傳世擬漢賦的另一篇《明堂賦》篇末亦體現上述儒道合流的治道旨諦，與李白始於入世兼濟，而後功成身退，歸隱仙道的謫仙模式，可謂出如一轍：

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於天，耳下於泉。飛聰馳明，無遠不察。……棄末反本，人和時康。……封岱宗而兮后土，掩粟陸而苞陶唐。遨遊乎崆峒之上，汾水之陽。吸沆瀣之精英，黜滋味之馨香。貴理

34 唐·李白：《大獵賦》，《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1816。

35 同上，頁1837。

國其若夢，幾華胥之故鄉。於是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群雲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³⁶

李白供奉翰林期間是否確有獻賦之舉，因文獻不足，誠然仍待商榷，但從上述李白曾經仿擬漢賦主題及其體式的《大獵賦》、《明堂賦》，及其中以士臣口吻大肆展開的君國治道論述，謫仙藍圖背後，司馬相如與揚雄等蜀地漢賦先賢的文化記憶及其隱喻，誠然是其中的重要構成元素之一。因此李白即使於天寶三載離京去朝之後的詩歌中仍然頗不乏以如此的漢賦美典，作為其追憶供奉翰林得意長安之際的重要歷史召喚，例如《東武吟》，此一詩題或作《出金馬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尤能體現李白供奉翰林自擬漢代揚、馬獻賦而遇合的謫仙情志：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日在高天，回光燭微躬。恭承鳳凰詔，欸起雲蘿中。清切紫霄迴，優遊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煙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衣入新豐。依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窮。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客日疏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猶可倚，不慚世上雄。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扁舟尋釣翁。³⁷

其中李白“清切紫霄迴，優遊丹禁通”正是李白當時謫仙貴遊揚眉得意的心情寫照。

上述李白詩歌中歷歷可見的漢賦記憶及其自我隱喻，誠然足以略窺李白出蜀離鄉，追夢長安的謫仙藍圖，此一攸關巴蜀歷史的文學及文化傳統對於李白平生情志的重要啓示。此外就李白謫仙名號一事而言，另一位漢代賦家東方朔的謫仙名號及其宮廷身影，對於供奉翰林的李白亦當深具典範意義。李

³⁶ 唐·李白：《明堂賦》，同上，頁1810—1811。

³⁷ 有關李白與東方朔的謫仙對照及其異同，參見周勛初：《詩仙李白之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162—165。

白不少詩歌中皆頗以東方朔自比,且引為同調,《書懷贈南陵常贊府》、《留別西河劉少府》、《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等等皆為其例,尤其對於嫺熟《昭明文選》的李白而言,其中所收錄夏侯湛《東方朔畫贊》中的謫仙寫真,或者東方朔“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的言行舉止,幾乎重現於詩仙李白的身上,仿若漢唐盛世的謫仙再世複製。

因此李白另一首追憶供奉翰林的《玉壺吟》,即以漢代大隱隱於朝的謫仙人東方朔自比:

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朝天數換飛龍馬,敕賜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³⁸

由此觀之,李白一生的謫仙志業,甚至詩歌創作特色,其中顯然主要攸關道教文化與漢賦文學。李白詩歌其實也經常深刻映現詩賦融合的創作特色,從而展現其詩歌“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的時空跨度,進而形塑其豪放飄逸的獨特風格,其中重要的創作特徵之一,即體現為李白詩歌中的漢賦氣象。³⁹ 因此由上述李白詩歌創作中的漢賦元素,及其深好以漢代賦宗司馬相如、揚雄、東方朔等人,作為其供奉翰林另類自我寫真之現象觀之,漢代司馬相如、揚雄、東方朔等人的獻賦貴遊及其君臣遇合,誠為李白心中形塑其供奉翰林之際謫仙身影的重要文化隱喻。

四、供奉與頌諷：李白供奉翰林的 漢代賦家身影及其諷諭困境

李白既深以蜀地賦聖及漢代謫仙馬、揚、東方等人,為供奉翰林尋求君臣

³⁸ 參見李白《玉壺吟》。

³⁹ 參見許東海:《詩情賦筆話謫仙:李白詩賦交融的多面向考察》(臺北:文津書局,2000年),其中第五章《李白詩賦中的漢賦氣象》專論李白詩歌中“爭雄於司馬相如、揚雄”、“錯綜古今,控引天地”、“似不從人間來的謫仙人”等詩賦融合風貌。

遇合的歷史典範，然則無可諱言李白終究仍不外貴遊行樂的文學侍從身分，而並非正式翰林學士名銜，甚或更上層樓的中書舍人官職，侍從顧問於唐玄宗身邊，實現前文所謂“問以國政”一類攸關君國治道的謫仙志業。反之，基本上仍然不離漢代賦家馬、揚、東方等人言語侍從的主要身分及文學創作。其中司馬相如言語侍從之外，事功相對於其他二人較為明顯，例如司馬相如曾任郎官，又有出使西南夷建節立功的相關成就。⁴⁰ 然而從其無論是文學侍從或晉身郎將身分，他顯然始終未曾以獻賦邀寵的文學侍從自許自限。反之，即使著書獻賦，情非得已，但由書寫策略觀之，濃厚的君國治道關注及其政教諷諭，畢竟還是司馬相如侍從朝廷之上，亟欲以賦家為外衣，以諫臣為歸依的終極夢想。因此從《難蜀父老》、《諫獵疏》或《哀秦二世賦》的書寫動機及其旨趣而言，無不以“抒下情以通諷諭”的《詩》教傳統觀照，作為其體現以賦家為名，以諫臣為實的終極士臣情志。⁴¹

至於上引李白詩歌每不乏以“獻賦甘泉宮”的揚雄自喻，而揚雄《甘泉賦》之撰，本是緣自“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並且適逢“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⁴² 亦即不外以文學侍從身分，撰寫《甘泉賦》，然而揚雄終究鬱鬱不得其志，而他本身又因才學博廣，深涉經學，兼具思想家的思辨特質，因此即使一生較諸司馬相如更強調重視辭賦諷諭作用的揚雄，也不免後來感慨系之，發出賦家“欲諷反勸”的重要論述：⁴³

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

40 參見漢·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傳》（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卷5，頁3046—3047。

41 參見許東海：《仙境·夢境·困境——從〈諫獵疏〉到〈大人賦〉看司馬相如的諫臣焦慮》，載《第九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年），頁33—49。

42 參見漢·班固：《漢書·揚雄傳》（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卷87。

43 參見簡宗梧：《從揚雄的模擬與開創看賦的發展與影響》，載《漢賦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頁150—152。

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也，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⁴⁴

如是針對漢賦頌美與諷諭之間實際功能的省思，固然映現揚雄思想家的學術特質及其勇於思辨精神，⁴⁵卻也同時呈顯出漢代賦家言語侍從身分的仕宦處境及其遇合困境。至於作為李白謫仙身影的漢代賦家東方朔，更成為李白縱橫遊士與文學侍從於一身的重要歷史典範，而以東方朔《答客難》中“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⁴⁶的主客問對書寫，適正具體而微映觀東方朔的謫仙異稟不免陷於知遇之難的漢代賦家困境。而東方朔雖善於詼諧自嘲，畢竟歷歷如繪地勾勒當時漢代賦家文學侍從身分背後，基本上往往見視為貴遊場域俳優之徒一類的知遇困境，及其意圖藉由寓諷於頌的辭賦書寫策略，終竟難以水到渠成的士人困境，因此他寄跡朝廷，大隱金門的謫仙身影，適又成為李白離開長安之後詩作中，追憶供奉翰林期間謫仙身影的自我隱喻。⁴⁷

由上述有關李白詩中追憶供奉翰林生涯的漢代賦家隱喻，大體可以略窺這些以才學獻賦，登躋朝廷之列的前賢，在取得接近帝王的文學侍從身分後，如何在諷諭與頌美之際貴遊創作，誠然亦為深以謫仙自許供奉翰林的李白，終將面對的歷史課題。亦即能否藉此文學侍從身分避免重蹈司馬相如、揚雄、東方朔等人的歷史覆轍，應是重新審視李白供奉翰林身影的重要面向。其中《清平調三首》及《宮中行樂詞八首》，若改從賦學的諷頌文化及其文體書寫特色重新加以審視，應可從中映現李白供奉翰林與漢賦前賢文學侍從之間的另一層

44 參見《漢書·揚雄傳》，卷 87，頁 3515。

45 參見許東海：《賦家與仙境：論漢賦與神仙結合的主要類型及其意涵》，載《女性·帝王·神仙：先秦兩漢辭賦及其文化身影》（臺北：里仁書局，2003 年），頁 191—192。

46 參見漢·東方朔：《答客難》，費正剛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35—137。

47 參見周勛初：《李白評傳》，頁 395—397。

文化互涉及其文體融合。

李白文集中傳世的供奉翰林期間詩作，主要集中於天寶元年十月與天寶二年春季兩段時間。前者以侍遊溫泉宮書寫為主要命題，包括奉詔應制的《侍從遊溫泉宮作》，及鋪陳侍從溫泉宮的贈答詩《駕去溫泉宮後贈人》、《溫泉侍從歸逢故人》等詩，其中雖多李白飛揚得意及頌美聖主之語，例如“日出瞻佳氣，蔥蔥繞聖君”，⁴⁸“忽蒙白日迴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⁴⁹“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等儼若君臣遇合一時之感，⁵⁰卻也不乏隱約流露期待青雲飛騰更上層樓的情愫，所謂“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⁵¹適為此詩侍從溫泉書寫的歸結旨趣，深具漢賦曲終奏雅之遺韻，其中關鍵或即李白在初入宮掖雖飛揚得意，但供奉翰林終究並非正式授官，不免遺憾。然則上述天寶元年李白侍從溫泉宮相關詩作雖寓託殷切冀望更上層樓之意，然而畢竟初入翰林，相形之下，李白撰寫於次年春季的《宮中行樂詞八首》、《春日行》似乎在貴遊侍從作品表層之下，逐漸開始寓諷於頌的書寫變創，從而隱約重現漢賦前賢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不甘局限於侍從歌頌的士人職志。

李白於天寶二年春天奉詔應制的侍從之作《宮中行樂詞八首》，從其書寫題旨而言，固然深具宮廷貴遊意涵，而開宗明義的《其一》、《其二》兩篇，更是以漢武帝與金屋藏嬌的宮廷故事，及漢成帝、趙飛燕等帝王聲色及其宮中行樂作為書寫焦點，然則《其三》之作，李白表面上固然仍賡續宮中行樂的主要命題書寫，卻於詩末急轉直下，儼然複製了司馬相如等人曲終奏雅及寓諷於頌的漢賦傳統創作策略：

盧橘為秦樹，蒲桃出漢宮。烟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鳴水，簫吟

48 唐·李白：《侍從遊宿溫泉宮作》，《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 431。

49 唐·李白：《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同上，頁 434。

50 唐·李白：《溫泉侍從歸逢故人》，同上，頁 432。

51 參見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同上，頁 435。《溫泉侍從歸逢故人》詩末按語謂：“白待詔翰林，侍從出遊，雖極寵榮，迄未授官，其政治抱負無由得從。故此詩末二句仍求助於故人，冀其推轂於玄宗之前，以求伸其志。”

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⁵²

詩末歸旨於“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顯然對於漢、唐盛世的帝王宮中行樂，以寓諷於頌的漢賦書寫取向，擴展為更具治道意涵的君國觀照，如是諷諭精神本是漢代司馬相如、揚雄等人念茲在茲，並處身道統與政統之際的士人職志及其文化使命。⁵³ 而對李白本身而言，更與其仿制漢賦的《大獵賦》、《明堂賦》的重要旨歸彼此深契，例如《大獵賦》即歸旨於：“使天人晏安，草木繁殖。六宮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寢鄭衛之聲，卻靡曼之色；天老掌圖，風后侍側。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⁵⁴ 又《明堂賦》篇末亦大力揭櫫以民為心及四海康樂的治道旨諦，所謂：“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於天，耳下於泉。飛聰馳明，無遠不察。……下明詔，班舊章；振窮乏，散敖倉。毀玉沈珠，卑宮頽牆。……棄末反本，人和時康。”由此觀之，李白《宮中行樂詞八首·其三》詩末歸旨於“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誠為李白實現輔弼明君的謫仙志業及其治道關懷，其中應不無寓諷於頌的漢賦意涵。⁵⁵

此外，同撰於天寶二年春的《春日行》，雖基本上為一篇頌揚開元太平盛世的頌美之作，然則其中就帝王之治道與求仙二事對照，誠然不乏寓諷於頌的書寫意涵，亦與李白供奉翰林，庶幾輔弼明主共臻治道的謫仙志業不謀而合，此時雖以仙樂的太平圖景歌頌開元盛世，卻又於宮中行樂相關鋪陳之後，歸旨於明主貴在君國治道，不在追夢仙道的曲終奏雅注腳，如是的書寫安排，顯然與漢賦慣用的“寓諷於頌”特色如出一轍：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窗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
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船蹙沓波浪

52 唐·李白：《宮中行樂詞八首·其三》，同上，頁444。

53 參見余英時：《道統與政統之間》，載《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84。

54 唐·李白：《大獵賦》，《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1837。

55 《宮中行樂詞八首》就其帝王春日宮中行樂書寫而言，實際上字裏行間瀰漫著李白的詩賦融合特色，而又洋溢宮體文學風情，儼然宛如庾信前朝宮體小賦。

驚。三千雙蛾獻歌笑，搗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無爲，人自寧，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翩下雲輶。帝不去，留鑄京，安能爲軒轅，獨往入窅冥？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

詩末以“帝不去，留鑄京，安能爲軒轅，獨往入窅冥”的帝王慕求羽化登仙諷諭，其實適亦具體而微地展現李白詩賦融合的創作特色，而他大體同年創作的《飛龍引》亦是不出以帝王求仙爲主的相關論述。清代陳沆曾揭示李白《春日行》“以王道諷求仙也。……以反規荒廢萬機之失，明不如王道太平之可慕也”，⁵⁶從而重新商榷“孰謂太白不聞道，但賦凌雲飄飄之氣者”的既有閱讀印象。宋代嚴羽及清陳沆二人基本上皆不乏由傳統《詩》教諷諭面向及其精神旨趣，洞鑑李白《宮中行樂詞八首》的譎諫旨諦；此外若重新藉由詩仙李白與漢代賦家的文化情結及其創作神理的密切內在聯繫，實際上更助於展現李白供奉翰林文學侍從作品中的漢賦文化身影，而他與《春日行》同年撰寫的樂府詩《飛龍引二首》從語言文字到諷諭神理，更具體而微地深刻重現司馬相如《大人賦》創作旨奧，儼然成爲漢賦的唐詩變創版：

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清家。雲愁海思令人嗟，宮中綵女顏如花。飄然揮手凌紫霞，從風縱體登鸞車。登鸞車，侍軒轅。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間。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烟亦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屯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搗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⁵⁷

56 參見許東海：《賦家與仙境：論漢賦與神仙結合的主要類型及其意涵》，《漢學研究》，卷18，第2期，2000年12月，頁253—283。

57 二詩爲唐·李白：《飛龍引二首》，《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465—467。

李白《飛龍引二首·其一》主要以皇帝升天故事及宮中玉女侍從左右等事鋪陳仙境遨遊的“其樂不可言”；至於《其二》則先續衍皇帝直下鼎湖升天之後，雲車玉女朝見玉皇，幸獲帝賜長生不老藥方欣喜之際，卻急轉直下地以曲終奏雅之勢，歸於“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的錯愕迷惘及不可思議，從而寓託仙道如夢的書寫諷諭。⁵⁸ 然則如是的前後脈絡，顯然應是借鑒漢賦慣用的寓諷於頌的策略，對照於司馬相如《大人賦》以遊仙晉見西王母的敘寫情節及諷諭手法，尤其是李白《飛龍引二首·其二》篇末倏然以驚見西王母容顏的枯槁憔悴，從而深寫仙道如夢的諷諭旨趣，前後兩者可謂神理互契。李白此詩誠然脫胎於司馬相如《大人賦》的旨諦及手法，故以西王母為題材，闡釋“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⁵⁹ 故《唐宋詩醇》論李白《飛龍吟二首》：“一結從《大人賦》翻出。仙者後天而老，乃蛾眉蕭颯如許，則不老者且先凋矣。諷意微而顯。”⁶⁰ 可謂深中肯綮。

由上述李白天寶初年供奉翰林文學侍從期間所撰詩歌中寓諷於頌的書寫脈絡，不難洞鑒此一時期李白謫仙身影中不可忽略的漢代賦學元素，及其詩賦融合等特質。至於李白供奉翰林文學侍從的最著名代表作《清平調三首》，若重新藉由上述漢代賦學向度的觀照視域，或許也得以略窺李白文學侍從詩歌創作中的傳統賦學身影及其遇合困境。

李白撰於天寶二年春的《清平調三首》詩歌本事向為學界所熟悉，其中如宋代《太平廣記》所引韋叡《松窗錄》載叙頗為詳明，可資參考，⁶¹ 惟《清平調三首》固如沈德潛《唐詩別裁》所評論：“三章合花與人言之，風流旖旎，絕世風神，或謂首章詠妃子，次章詠花，三章合詠，殊見執滯。”⁶² 沈德潛論述《清平調三首》前後各章基本上“合花與人言之”，從此詩具體作品的書寫脈絡而言可謂提

58 參見許東海：《仙境·夢境·困境——從〈諫獵疏〉到〈大人賦〉看司馬相如的諫臣焦慮》，《漢代文學與思想》，頁33。

59 參見許東海：《賦家與仙境》，《女性·帝王·神仙：先秦兩漢辭賦及其文化身影》，頁161。

60 參見《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468。

61 參見《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455—456。

62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0年），頁266。

綱挈領，惟《清平調三首》乃是出自李白文學侍從之作，在玄宗眼中李白當時的主要職能誠在頌讚貴妃牡丹的國色天香之美，及其深獲君王賞愛的宮中行樂書寫。因此就其創作的貴遊本質及其創作命題而言，誠然與前述《宮中行樂詞八首》基本上可謂殊途同歸，只是相形之下《清平調三首》將書寫重心更集中聚焦於以牡丹為名，以楊貴妃為實的江山美人命題，並且若就創作旨趣觀之，李白奉詔應制的首要任務，乃是如何將透過人花合一的基本創作觀照，轉化為繽紛多姿，極盡美人風情的華麗頌贊，於是若從《清平調三首》的佈局安排而言，其實應可視為李白分別運用不同而多元的時空向度及變創視域鋪陳，目的則是為描繪塑造貴妃絕代佳人及其無可取代的美麗風情：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一》)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其二》)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其三》)⁶³

其中《清平調三首·其一》主要聚集在以仙境世界中的崇高的西王母，比擬並稱頌貴妃無以倫比的美麗女神地位；《其二》則為李白轉移仙道圖景而為歷史上的盛世場景，固此順著《其一》仙景西王母，迄至《其二》的巫山神女為喻，反襯貴妃之美及其寵遇於盛世帝王，有似先秦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筆下的楚王夢寐以求的巫山女神。接著李白又以唐代帝國的歷史典範炎漢宮廷美人之最趙飛燕為喻，甚至以畫龍點睛之妙筆“可憐飛燕倚新妝”。由是觀之，貴妃之美麗絕倫及其麗質天生，連漢帝國最享盛譽的趙飛燕都難與之媲美，則貴妃之

63 唐·李白：《清平調詞三首》，《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455—456。

美,顯然就李白筆下的歷史面向而言,正是前所未見絕無僅有。至於《其三》則將貴妃之美拉回長安宮內興慶池東沈香亭的唐代時空,並且更進而讚美貴妃之美並非止於如《其一》、《其二》所寫名花傾國之姿,而是同時可以銷解玄宗君國萬憂的一代佳人,因此呈顯《其三》稱美貴妃的另一種書寫策略。由此觀之《清平調三首》應亦可視為李白借鑒賦家“錯綜古今,控引天地”手法,多面向鋪陳讚頌貴妃絕美的詩賦融合佳作。其中前後三首適成爲貴妃的三部曲,儼然宛如一篇詩化的美人賦,從而展現李白供奉翰林文學侍從之作背後所蘊涵的賦家身影,並且類似如此以不同時空觀照,以集中體現詩歌主題的創作手法在李白詩歌作品中屢見其例,並成爲李白詩中展現豪放飄逸風格的重要傳統文學及其文化注腳。⁶⁴

至於李白《清平調三首》是否每有寓寄諷諭之旨,歷代注家如元楊士贊與清代王琦二人互有不同見解,⁶⁵或見仁見智,尙待商榷。然而就李白於同年稍前所撰的《宮中行樂詞八首·其八》李白以畫龍點睛之筆,曲終奏雅地歸旨於“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觀點,儼然不乏寓諷於頌意涵的情形。《清平調》是否亦具有微言諷諭之旨,就作品文學本身而言,似乎不盡同於《宮中行樂詞八首》中的言說取向,誠待學界繼續探索。惟《清平調》三首中《其一》、《其二》顯然皆大肆藉由仙道山嶽女神之相關書寫,隱喻楊貴妃之深獲玄宗知遇而專寵無二。然則作爲供奉翰林專事文學侍從,所寫多爲侍遊溫泉與宮中行樂一類貴遊之作,對遲遲未曾受封正式官職如翰林學士,甚或中書舍人的謫仙人李白而言,誠然引以爲憾。相形之下他奉詔頌美的楊貴妃,眼前一片“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的江山美人知遇圖景,對於追夢長安,殷盼君臣遇合,進而實踐謫仙志業及其人生藍圖的李白而言,《清平調三首》無疑可以水到渠成地成爲李白以供奉翰林的文學侍從身分的另一種貴遊遇合困境及其香草美人隱喻。同時,如是的謫仙身影及其遇合困境未嘗不是李白日後離京之詩中頻頻以司馬相如、揚雄以及東方朔等漢代賦家作爲其供奉翰林自我寫真的重

64 參見許東海:《從李白賦論李白詩的時空特色》,《詩情賦筆話謫仙:李白詩賦交融的多面向考察》,頁38—68。

65 參見《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459—460。

要歷史注腳，從而映現獨特及其深層的賦學意涵。

五、放逐與追逐：李白賜金還山前後的 山嶽夢幻隱喻及其謫仙寫真

李白於天寶元年秋入京供奉翰林，誠然念茲在茲於其安陸時期《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的謫仙志業與夢想藍圖，但從相關史實載紀及李白詩文的自我告白觀之，顯然入京供奉翰林前後不到兩年。天寶三載春李白因夙願未酬，反遭讒謗，終究於天寶三載三月之際上書請求去朝還山。其中緣由及玄宗的態度大體可以由唐人李陽冰《草堂集序》、魏顥《李翰林集序》、范傳正《李公新墓碑》及孟棻《本事詩》的記載略窺其貌。⁶⁶ 然則對於亟欲以謫仙外臣之姿，一展大鵬鴻圖的李白而言，賜金還山顯然是李白人生夢景中天摧翼般的空前挫折，從供奉翰林迄至還山賜金，適可視為李白長安追夢未果的追逐困境。其中固然也不乏李白請求還山的自我放逐及其困境轉換意涵，同時也應是謫仙如是撫今追昔，瞻望前景的謫仙身影，大體可由其供奉翰林迄至去朝離京的豐富山嶽書寫的情志隱喻中略窺其中的謫仙心靈及情志脈動。

就中國文學史的放逐書寫而言，屈原《離騷》、《九章》等辭賦中的香草美人隱喻，甚至水境相關書寫都可資關照屈原的放逐困境及其士人心靈。⁶⁷ 相形之下由供奉翰林，終究遭逢玄宗賜金還山的李白，從天寶元年《遊泰山六首》，歷經長安供奉，企求如《清平調三首》中如瑤臺王母貴妃的仙姿及其君臣遇會，臻至賜金還山，重新展開李白謫仙人生另一階段的放逐與追逐之路，其中李白詩歌的豐富山嶽書寫，誠然可以作為另一扇深入審視的隱喻文本，這何嘗不是另一種獨特謫仙色彩的放逐。

李白供奉翰林的天寶三載期間，從前述相關文獻資料觀之，大體仍然身困於貴遊行樂一類文學侍從活動，難以一展大鵬之姿的謫仙鴻圖。因此天寶二

66 參見安旗：《李白年譜》（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頁73—74。

67 參見許東海：《屈心與水境：水在屈原辭賦中的運用及其意涵》，《另一種鄉愁：山水田園詩賦與士人心靈圖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年），頁1—35。

年的李白一面奉詔應制創作《宮中行樂詞八首》、《清平調三首》等等深具近似漢賦貴遊色彩的詩歌,同時也常藉由六朝謝安的東山追憶,抒發其無法跳脫供奉翰林生涯的謫仙困境,據李陽冰《草堂集序》謂:

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咏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爲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⁶⁸

李白天寶二年供奉翰林期間,固頗不乏藉由六朝謝安的東山追憶,最爲其謫仙志業及其出處之道的重要隱喻,例如《憶東山二首》,同時也不乏藉由贈答、送別一類詩歌中的山嶽書寫萌發重返名山仙境之想,例如《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下終南山過斛山人宿置酒》、《贈別王山人歸故山》、《秋夜獨坐懷故山》等詩。此外,此年部分詩作雖未以山嶽入題,詩中文字依然流露還山道隱之思,例如《君子有所思行》中引用漢代疏廣賜金還鄉,揮金縱酒之樂;《古風松柏本孤直》中嚴子陵“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等等。其中《憶東山二首》與《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可爲代表: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我今携謝妓,長嘯絕人群。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⁶⁹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
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
三峰卻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臺。
雲臺閣道連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備灑掃,麻姑搔背指爪輕。
我皇手把天地戶,丹丘談天與天語。九重出入生光輝,東求蓬萊復西歸。
玉漿儻惠故人飲,騎二茅龍上天飛。⁷⁰

68 參見《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附錄》,頁2113—2114。

69 唐·李白:《憶東山二首》,《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附錄》,頁554—555。

70 唐·李白:《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同上,頁536。

這些以山嶽命題及其相關書寫的詩作，皆一一成爲李白謫仙追夢及其君臣遇合的隱喻，從而映視李白天寶三載的賜金還山正是他長安供奉身陷貴遊侍從難以擺脫的謫仙困境，於是歸道仙隱漸成爲李白意圖超越貴遊困境的人生策略。至於李白此一期間也創作許多祖法屈原《離騷》香草美人隱喻的比興與書寫，不僅成爲他與歷史前賢屈原、宋玉、姜太公、商山四皓、嚴子陵、東方朔等以“放逐與追逐”爲主題的遇合對話，更是他供奉翰林文學侍從的重要困境隱喻，例如《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玉壺吟》、《懼讒》、《鞠歌行》、《古風·郢歌吟白雪》、《古風·桃花開東園》、《古風·美人出南國》、《古風·登高望四海》等等，適與李白此一時期詩歌中的山嶽書寫互爲表裏，從而成爲李白長安放逐迄至山嶽放逐的詩歌對照隱喻。

其次，天寶三載李白離開長安前夕，已於送別友人詩作中流露歸山之想，例如《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送楊山人歸嵩山》、《送蔡山人》詩等：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長隨君，君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蘿衣，白雲堪卧君早歸。⁷¹

君思潁水綠，忽復歸嵩岑。歸時莫洗耳，爲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徒買名。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⁷²

李白的追夢長安的鴻圖大業，始終因文學侍從的貴遊陰影，陷入君臣遇合的困境焦慮，撰於天寶三載離京前夕的《行路難三首·其三》中不乏與屈原等前賢的遇合對話及其自我解嘲：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

71 唐·李白：《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同上，頁 627。

72 唐·李白：《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同上，頁 636—637。

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⁷³

此詩作從書寫手法而言，應可視為李白詩賦融合特色的具體示現，乃是一篇以歷代前賢的遇合及其出處故事，展開其謫仙式的“放逐與追逐”論述。相形之下，李白離京之後詩歌的山嶽相關書寫，則頗不乏重返山嶽仙遊之作，不僅體現李白藉由仙遊重新演繹“放逐與追逐”的山嶽隱喻，其中《古風·昔我遊齊都》、《感興·十五遊神仙》可為代表，例如：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蕭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泣與親友別，欲語再三咽。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顏。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撫己忽自笑，沈吟為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閑餘步？終留赤玉鳥，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烟霧。⁷⁴

而去朝之初的《懷仙歌》也開宗明義高揭追夢蓬萊仙山之遊的未來想望：

一鶴東飛過滄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樹長相待。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囂囂直可輕。巨鼇莫戴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⁷⁵

此外如同年《贈崔侍御》詩更藉由贈友之詩隱喻自我長安壯志未酬的神山仙遊

73 唐·李白：《行路難三首·其三》，同上，頁 639。

74 唐·李白：《古風·昔我遊齊都》，同上，頁 704—705。

75 唐·李白：《懷仙歌》，同上，頁 703。

之思：

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故人東海客，一見借吹噓，風濤儻相因，更欲凌崑墟。⁷⁶

此外，尚值得注意者乃李白撰於天寶五載的《夢遊天姥吟留別》，詩中“以天姥仙境喻朝廷宮闕，以夢遊喻其入侍翰林，宣洩失志去朝之情”，⁷⁷此詩從其敘寫手法觀之，全篇以天姥山的夢境遊觀；大肆鋪陳夢中天姥山的風光景物及其仙境氛圍，篇末則明顯借鑑漢賦曲終奏雅的傳統書寫策略，長安供奉恍如南柯一夢的謫仙警悟，從而以遊山警夢及其夢醒徹悟喻托展現此詩詩賦融合特質，⁷⁸進而以山嶽仙境書寫為李白天寶入京供奉翰林的謫仙身影做了一重要的文學注腳。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中藉由入夢、夢境、夢醒三部曲，既構築詩人長安追夢之旅的精神歷程，同時也作為抒發離京去國的情志出口，就這一書寫特徵而言，屈《騷》、張衡《思立》等應曾牽動並啟發了李白此詩的創作。不過從詩歌內容觀察，李白既從仙夢驚醒，並且南柯一夢式地獲得“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詩中李白的自我塑像，固然可以從其開端“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的名山書寫中，映現風骨。但詩末在“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的人生感悟後，歸旨於“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其中李白不正以嶄新的“青崖”、“名山”等山居隱逸之姿，作為他居高臨下，睥睨京邑權貴精神的嚴肅表態與最終宣告，從而再現士人遠離京邑之後，依然別有天地的獨立精神王國。未必即具體指涉著神仙帝鄉的訪尋追攀，而主要旨趣應重在士人的傳統醒思精神，亦即重在對京邑真相的醒悟與離棄。故其詩

76 唐·李白：《贈崔侍御》，同上，頁 678。

77 參見安旗編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頁 769，此詩前又引《太平寰宇記》所載：“登此山者，或聞天姥歌謠之聲，道書以為第十六福地。”可資參讀。

78 參見許東海：《登高與追夢：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的辭賦身影及其體物寫志》，《另一種鄉愁：山水田園詩賦與士人心靈圖景》，頁 221。

末尾,即特別凸顯“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可見遠離令他失望的政治場域甚至幽黯國度,從而追尋個人情志的出發,甚至重新構築士人生命的精神王國,纔是此詩最終的創作底蘊。故其詩篇末歸旨於長安恍然如夢,不如重返名山仙遊的書寫,亦成爲李白天寶初年出入翰林詩歌中“放逐與追逐”論述的另類自我寫真。

六、結論：仙遊·貴遊·夢遊——李白長安 追夢之旅的謫仙三部曲及其困境隱喻

供奉翰林本是深以謫仙自許的李白追夢長安的美麗風景,然而若從天寶元年秋迄至天寶三載春之間爲時短暫的文學侍從生涯及其詩歌文本加以審視,顯然其中深刻映現李白尋求以帝王之謫仙外臣之姿,冀望一朝風雲際會君臣遇合,進而一展《大鵬賦》及《代壽山移孟少府移文書》中輔弼明主,然後功成身退的謫仙夢景及其人生藍圖。因此藉由李白天寶入京前後的詩歌創作及相關參考文獻,大體得以略窺李白獨特的謫仙身影及其夢想藍圖中,誠然與漢代賦家司馬相如、揚雄,乃至漢代謫仙名號先行者的東方朔的貴遊身影及其困境息息相關,而他供奉翰林期間的不少詩歌作品雖往往借鑑漢賦曲終奏雅、寓諷於頌、鋪陳能事,而又運用傳統,因此大體而言,李白供奉翰林時期文學侍從之作其實往往映現濃厚的漢賦特質。因此無論就李白供奉翰林的謫仙情志及其歷史典範,乃至詩歌創作本身,誠然都不應忽略漢賦文學對於李白追夢長安的歷史召喚與文化記憶。不幸的是李白供奉翰林出入長安謫仙驚夢,儼然重蹈漢代賦家的文學侍從的遇合困境與歷史宿命;此外源自李白謫仙與道教洞天之說的連結,李白詩中的相關道教意象豐富繽紛,其中山嶽誠然深具重要的文化地理意涵,尤其在玄宗一朝更是唐代道教文化盛行的階段,謫仙的傳說尤其蔚爲風尚。⁷⁹ 本文透過李白入京供奉翰林前後的相關觀照,大體可以略窺李白

79 參見李豐楙：《道教謫仙傳說與唐人小說》，《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96年），頁273—281。

追夢長安的謫仙身影背後，存在著漢代賦家馬、揚及東方朔等人的深刻文化召喚。至於藉由李白入京之前泰山仙遊書寫的帝王封禪及其遇合隱喻，與供奉翰林之際《清平調三首》的始於瑤臺王母及巫山神女的相關遇合隱喻，與去朝離京之後夢遊天姥書寫的長安驚夢，適可映現李白由追夢長安歷程仙遊、貴遊與夢遊前後鋪陳的謫仙三部曲，其中儼然同時映現謫仙歷經出發、試煉與回歸的仙境文化意蘊。至於詩仙李白如是的夢境與困境之旅，應可與西方神話學坎伯《千面英雄》有關神話中英雄追尋與回歸的論述契合。⁸⁰ 而本文則主要藉由漢代賦學及其代表人物的文學貴遊審視為經，而輔以李白供奉長安前後的山嶽隱喻為緯，適可相輔相成勾勒出李白供奉翰林的獨特謫仙身影及其文化特質。

（作者：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80 參見李豐楙：《六朝仙境傳說與道教之關係》，同上，頁313—314；另外有關神話學論述可參見（美）喬瑟夫·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臺北：立緒文化公司，1997年）。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
- 安旗：《李白年譜》。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 安旗編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
- 何乎立：《崇山理念與中國文化》。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
-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 李豐楙：《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96年。
- 李豐楙：《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96年。
-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0年。
- 周勛初：《李白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周勛初：《詩仙李白之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
- 孟榮：《本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
- 許東海：《女性·帝王·神仙：先秦兩漢辭賦及其文化身影》。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
- 許東海：《另一種鄉愁：山水田園詩賦與士人心靈圖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年。
- 許東海：《詩情賦筆話謫仙：李白詩賦交融的多面向考察》。臺北：文津書局，2000年。
- 傅璇琮：《唐宋文史論叢》。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
- 喬瑟夫·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臺北：立緒文化公司，1997年。
- 費正剛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二、論文

- 許東海：《山神·先賢·謫仙——李白文的壽山：東山隱喻及其自我寫真》，載《古典山嶽文學論集：辭賦書寫與文類跨界》（臺北：文津出版社，2014年），頁43—52。
- 許東海：《山嶽·經典·世變：唐華山賦之山嶽書寫變創及其帝國文化觀照》，《漢學研究》，卷

28,第2期,2010年6月,頁267。

許東海:《仙境·夢境·困境——從〈諫獵疏〉到〈大人賦〉看司馬相如的諫臣焦慮》,載《第九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年),頁33—49。

許東海:《賦家與仙境:論漢賦與神仙結合的主要類型及其意涵》,《漢學研究》,卷18,第2期,2000年12月,頁253—283。

簡宗梧:《從揚雄的模擬與開創看賦的發展與影響》,載《漢賦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頁150—152。

A Quest for Transcendence, A Quest for Honor, A Quest for Dreams: The “Banished Transcendent” Veneer of Li Bai during his Service at the Hanlin Academy

Hsu Tung-h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Studying Li Bai's works and circumstances before and after his service at the Hanlin Academy, this essay observes a deep-rooted cultural echo of the two *fu* writers of the Han, Sima Xiangru (179 BC – 117 BC) and Yang Xiong (53 BC – 18 AD), as well as that of Dongfang Shuo (ca. 154 BC – 93 BC), behind Li's reminiscence of his adventure to Chang'an in the disguise of a “Banished Transcendent.” A trilogy on Li Bai's reminiscence of his quest for transcendence, for honor, and for dreams in his Chang'an adventure may be established. This trilogy is comprised of: 1) his transcendent roaming to Mt. Tai prior to his journey to the capital, with the *feng* and *shan* rituals performed by the emperor, which metaphorically represent the poet's talent being recognized; 2) his three “Qingping diao” *ci*-poems composed at the Hanlin, which start with the Western Queen Mother of the Jade Terrace and the Goddess of the Witch Mountains, as a metaphor for the poet's talent being recognized; and 3) his writing about a dreaming journey to Mt. Tianmu as a metaphor for awakening from his Chang'an dream.

Keywords: Li Bai, “banished transcendent,” the Hanlin Academy, *fu* (rhapsody), Chang'an, poetry